

## 出生就当“背锅侠”

提到共享单车在中国被人广为关注,人们往往要从2016年4月小橙车在上海的全面投放说起。其实,同在这座城市,2015年12月,推行共享单车的享骑出行就开始投放运营。

共享单车为何没能像共享单车一样迅速铺开,除了技术要求和车辆成本更高之外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:电单车需要向公安部门申请上牌,而单车不需要;更加重要的是,电单车在很多人眼里充满了不堪回首的“黑历史”,是不守规矩横冲直撞的“马路杀手”。

“实际上,发生事故的大多是违规超标的电动车,不能把这些超标车和合规电单车画等号。”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郭建荣表示。他指出,现实情况是,上海现在约有600万辆电单车,其中超标车约320万辆,已经超过一半。郭建荣说,其中有电单车标准本身的问题,也有监管力度未能跟上的问题。

目前行业执行的电单车国标制定于1999年,已经长期未修订,在他看来,这个标准中对时速20公里以内、重量40公斤以内的规定,当共享单车这样的新生事物出现时,即使是按照执行,也可能不能保证用户的安全。因此,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在牵头起草共享单车的三个团体标准时,特别为共享单车电单车单独拟定了一套硬件标准。

“这样也能有助于公众以及监管部门分清两者的概念,不要因为超标电动车存在大量的问题,就认为合标电单车以及电助力单车都是一样的。”

而在监管层面,郭建荣表示,2013年修订的《上海市非机动车管理办法》施行后,电单车需要符合国标、取得牌照后方可上路得到了明确。但是,有一些个人用户把购买和

## 共享电单车,你真的懂?(上)

◆ 王煜

近日,交通部向社会公布了其会同多部门起草的《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,其中引人注目的一条是“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”。此前,上海、北京等地交通委已经先后出台对共享单车的《指导意见(征求意见稿)》,分别明确提出“不发展共享电单车”“暂不发展共享电单车”等。

政策貌似给共享电单车念了紧箍咒,而在行业协会、交通规划研究专家、律师等群体看来,共享电单车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管理上,本应成为鼓励发展的对象。怎么会面临这样的处境呢?

上牌时是合标的电单车拿去改装,拆掉限速器,让监管失去作用。上海公安交警部门对320万辆超标电单车设立了3年的更换缓冲期,在缓冲期以及存量未转化完的时期内,有限的监管力量与海量超标电单车之间的“猫抓老鼠”让人叹息。

在这一点上,共享单车可以很好缓解这个问题。运营企业都是批量投放、批量上牌,便于公安部门统一管理和调配。一旦发生问题,有企业作为明确的责任承担主体,这比追究每一个个体用户的责任要更为高效。

因此,在上海交通委对共享单车发展的《指导意见》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后,上海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对“不发展共享电单车”这条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“对共享电动车,不应该是‘不发展’,而应该是引入技术、保障安全、落实监管基础上的‘限制性发展’。”郭建荣说。

享骑出行运营总监钱赞表示,

作为运营企业,他们从一开始就在积极配合政府对共享单车的监管,但目前对《指导意见》的提法感到疑惑,希望标准能够更细致,更有可操作性。

政府的想法,从交通部的回应或许可窥见一斑。相比京沪两地的“暂不发展”“不发展”,交通部对共享单车“不鼓励发展”的提法更为含蓄。针对这个问题,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新征透露,在起草《征求意见稿》的过程中,交通部联合相关部委开展了广泛调研,了解到不同的城市对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的认识是不一样的。有的城市认为,电动自行车自重较重、车速较快,容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,电池也存在一些安全风险隐患,因此提出暂不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。

“也有城市认为,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解决了部分居民中短距离出行需求,通过发展符合国家标



■ 2015年12月,享骑电单车开始在上海投放运营

准的电动自行车,能够有效遏制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。基于安全考虑,采取了比较审慎发展的态度。因此,《征求意见稿》采取了折中方案,即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。”杨新征说。

## 本是行业好榜样

共享单车从一开始在上海出现就引起了当地自行车行业协会的注意,这并不是因为它投放的时间早,还因为在共享单车上,实现了行业协会一直提倡共享单车应该做,却很少有企业积极响应真正落实的一件事——电子围栏。

“共享单车的发展要解决两个问题:‘行’与‘停’。”上海自行车行业协会总工程师徐道行表示。“停”的问题,是眼下最为公众诟病的,大量无序停放的共享单车已经严重侵占了城市道路的公共空间,成为新的“城市垃圾”。电子围栏的运用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。这种技术

## 真相推理师:嬗变

呼延云



## 28.中车站

“停!”刘思缈不客气地打断了郭小芬,“我还是要问,你怎么知道她没有挣扎、反抗?”“如果她挣扎、反抗了,地板上为什么没有水钻?”“水钻?”刘思缈愣住了。“对,水钻。”郭小芬说,“那次去陈丹的宿舍时,她的同学孙悦告诉咱们,陈丹外出时穿是一件白色T恤,前面用水钻缀着Angel的字样,后面是用尼龙拉扣粘的一对小翅膀。”

郭小芬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照片:“我在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的摊位上发现了同样的T恤。摊主跟我说,缀成Angel字样那些水钻是用胶粘上去的,非常不结实,稍微的撕扯和揉搓都会脱落。试想,假如陈丹穿着这件T恤走进别墅,遭到凶手的攻击,她挣扎、反抗,凶手把她的T恤扒下……全程水钻没有一粒脱落,是不可想象的事情。但是警方在搜查24号别墅找到的所有证物中,就是没有水钻。那天晚上,我和你们一起去24号别墅,突然想到,也许是水钻掉在地下室的碎玻璃中,于是我就仔细地摸索那些碎玻璃,依然没有找到一粒水钻。”

“也许是凶手把陈丹骗进别墅,用刀逼她自己脱下衣服的啊。”笑中说。

“这个我想到了,但是娟子被害后,警方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样东西,提示我,即便是凶手有刀,陈丹也不会顺从地脱下自己的衣服。”郭小芬说。

“你是说……口红状的小型多功能催泪瓦斯电击器?”刘思缈说。郭小芬点点头:“对啊,思缈你当时说‘当小姐的几乎人手一支,用来自卫’。不要说陈丹这样的‘社会人’,即便是普通女性,假如歹徒持刀威胁,而她手里又正好有一把小型多功能催泪瓦斯电击器,她会不会使用?”“凶手如果拿的是手枪呢?”

“不会,太冒险了。”郭小芬摇摇头,“我们仅仅是在夜晚溜进别墅,造成的响动都能被潘大海等保安发现,可见别墅的隔音效果并不好。凶手如果拿着手枪,万一陈丹反抗,开

枪,肯定会把其他人招来,这绝对不在凶手的计划之内。凶手做事极其慎密,从火柴盒可以看出,陈丹只是他系列犯罪中的一个棋子,他当时并没有想要杀死她。”

“但是凶手打碎了地下室的玻璃啊。”刘思缈说,“这个声响恐怕小不了吧?”

“陈丹被救出的时间是6月19日,现场的呕吐物显示,她遭到囚禁之前,最后一顿饭应该是在前一天——6月18日的晚上。”郭小芬说,“我到市气象局查询过了,6月18日夜晚,狂风大作,这样的天气,在建筑工地里有个别玻璃破碎的声音,你认为保安会当成一回事吗?”“那么,你的结论是什么?”林香茗问。“我的结论是——”郭小芬说,“陈丹被凶手带到地下室时,很可能处于昏迷状态。”

“一个昏迷的人,不可能步行,也没有乘车,那么她是怎么来到莱特小镇24号别墅的?”林香茗问。

“唯一的合理解释是,存在着一个‘中车站’,把陈丹‘中转’进了24号别墅!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刘思缈说,“比如凶手开车把陈丹运进‘莱特小镇’,在和24号别墅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停下,趁着夜色,背着她走进了24号别墅……”

“这不合逻辑。”郭小芬摇摇头:“莱特小镇虽然没有完工,但是有停车场,如果把车开进毛坯状态的别墅区里面,长期逗留,不是会引起保安和民工的好奇吗?要知道凶手对陈丹实施的犯罪行为,可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。”

“那你说是怎么回事?”“这个‘中车站’应该是长期存在的,不会引起民工和保安怀疑的。”郭小芬说,“那天晚上,咱们潜入24号别墅勘察现场,王军指挥保安和农民工袭击咱们。我很好奇,当时时间已经很晚,保安、农民工在工地驻守,还可以理解,王军作为徐诚的司机和保镖,那么晚了在工地做什么?联系到‘中车站’,我恍然大悟,在莱特小镇里,一定有一套表面上看上去处于毛坯状态的别墅,其实内部装修已经完工,是王军、侯林立——甚至徐诚本人的‘临时居所’。凶手把陈丹带到里面,弄弄后再背进24号别墅,根本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。24号别墅门口大量农民工的鞋印,成功地为凶手做了‘掩护’。”

林香茗说:“你这个推理,确实很可信。但是凶手具体是谁啊?”

## 36.回家的温暖

不过有一点,是张洵澎确信自己能做的,那就是把自己身上的这点本事,尽数地教给学生们。都说教学相长,在越剧院的这段时间里,除了教基本功之外,为了当一个更称职的老师,张洵澎还正儿八经地学起了越剧。《白蛇传》是袁雪芬一直非常感兴趣的民间传说,因为一些客观原因,对于自己早年所演的《白蛇传》,袁雪芬是不大满意的,尤其是《断桥》这一折,袁雪芬认为白娘子当时复杂的心情并没有被很好地表现出来。这时候给学生们排《白蛇传》,袁雪芬想起了她十分敬重的两位京昆大师——梅兰芳和俞振飞,想起了他们在《断桥》中的精彩细腻的表演,她希望把昆曲载歌载舞的演剧方式引入越剧舞台。新《白蛇·断桥》由张洵澎和言兴朋(著名京剧演员,言派传人,当时还叫言一青)分别饰演白素贞和许仙。当时言兴朋正在越剧院学徐派小生,虽然在表演上借鉴了京昆的程式,但张洵澎、言兴朋的这版《白蛇传》,在唱腔上唱的是原汁原味的袁派和徐派。张洵澎则是第一次尝试在有2062个座位的人民

大舞台(原在九江路,现已拆)正儿八经地唱越剧大戏,她的唱腔是袁雪芬一字一句传授的,而言兴朋当时唱的则是徐玉兰的亲授。张洵澎记得排戏的时候言兴朋老是要迟到,但他人极其聪明,嗓子也好,唱腔、表演一点就透。张洵澎本来就是浙江诸暨人,语言方面不存在太大障碍,更何况她又是越剧迷,从小唱着《婚姻曲》长大的,照理说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一开始连唱,张洵澎的发音都很准,唱腔更是没问题,可到了排练厅一开嗓子,老师们就总觉得哪里不对,怎么都觉得带着股昆曲的味道,可又找不到,究竟这股“昆味”是哪里冒出来的?后来还是张洵澎自己捉摸发现了问题:原来,昆曲的发音位置和越剧是截然不同的。张洵澎唱了那么多年昆曲,自然而然地用了昆曲的发声方法,难怪唱出来的味道总是“差那么一丁点”。好在及时找到了原因,在可以改变了发音方法后,这一问题也就很快解决了。虽然这出戏后来随着张洵澎、言兴朋先后离开越剧院而成为绝响,

但张洵澎至今提来还有几分得意。

“那时候真的以为就此改行做一名越剧老师,在越剧院一直呆下去了。”张洵澎说这样的话,并非是无奈的选择。而是当时的环境让她觉得很满意。回首在越剧院的六年时光,张洵澎至今很感念袁雪芬、傅全香、徐玉兰这些越剧前辈对自己的支持和呵护。在这里,她们不仅给了张洵澎一方展示自己才华

## 张洵澎的人生历程



秦来来 杜竹敏

的舞台,而且在生活上也对这个小妹妹十分关心。直到现在,有时候张洵澎因为联系工作前往越剧院,总还会格外激动,有一种回家的温暖。越剧院那幢不起眼的小楼,在那个特殊的年月,维系了张洵澎和戏曲的联系,越剧院的人,也给了她一份家人的关爱。而最让张洵澎终身难忘的是,在丈夫蔡国强“羁縻”河北保定,张洵澎遭遇人生最大一次打击的时候,是越剧院的老师给了张洵澎最坚定的支持:袁雪芬立刻准了张洵澎的假,让她上北京“营救”丈夫,还一再安慰她不要担心、不要忘记挂工作。临行前,傅全香悄悄地将自己的积蓄六百元钱塞到张洵澎的口袋里,嘱咐她一路小心。这一切,张洵澎都记在心里。她是一个受人点滴之恩,便思涌泉相报的人,老师们的关爱,让张洵澎暗自下决心——一定要好好干,要对得起大家对自己的这份情谊。

在越剧院,袁雪芬看重张洵澎的能力和才华,希望她为培养越剧下一代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同样,张洵澎感念袁雪芬的知遇之恩,也和越剧院的同事、学馆的孩子们相处融洽,这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份“美满的姻缘”。张洵澎也想过,要一辈子坚守在越剧院的舞台上,当好一名“良师”。也正因为如此,1978年,上海昆剧团成立的时候,当年“青年京剧剧团”的尖子生张洵澎也没有归队,而是选择继续留在上海越剧院。

俗话说,“人算不如天算”,偏偏这个时候,有一个“第三者”站出来从中作梗,命运在那一刻,又一次让张洵澎面临两难的选择。这位试图从袁雪芬手中“横刀夺爱”的并非旁人,而是让张洵澎和她的同学们又爱又怕、又敬又“恨”的周礼璋副校长。